



- ◎美国华人第二代的婚姻抉择
- ◎来去无踪的燕子
- ◎何家的美国生活
- ◎纽约假期
- ◎美国华人家庭问题试剖

【黄瑞我】

美国生活拾零

(附)沈己尧著:美国民主简说
(第二版)

A SKETCH OF AMERICAN LIFE

by

VERNA SHEN

(ATTACHMENT)

AMERICAN DEMOCRACY IN BRIEF

by

I - YAO SHEN

1998.10

黄瑞我

美国生活拾零

(附)沈己尧著:美国民主简说
(第二版)

A SKETCH OF AMERICAN LIFE

by

VERNA SHEN

(ATTACHMENT)

AMERICAN DEMOCRACY IN BRIEF

by

I-YAO SHEN

工 商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张宏民 王 琳

封面设计 孙 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生活拾零/黄瑞我著. —北京:工商出版社,1998.12

ISBN 7-80012-435-5

I. 美… I. 黄…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2465 号

书名/美国生活拾零

编著者/黄瑞我

出版·发行/工商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白河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375 字数/208 千字

版本/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1—2000 册

社址/北京市丰台区花乡纪家庙(100070)

电话/(010)63730074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号/ISBN7-80012-435-5/G·56

定价/25.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献 给
我们的父母

FOR
OUR PARENTS

葛 序

我有幸在七十年代结识黄瑞我女士及其丈夫沈己尧教授，那是一段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1972年美国总理查德·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敌对到缓和，从不承认到互设外交机构（先是联络处，后是大使馆），从禁运到互通，从封闭到开放。这些变化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发展。

我的已故丈夫韩叙大使，七十年代在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和八十年代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先后工作十多年，沈己尧、黄瑞我夫妇就是我们在联络处时代认识的首批华侨和华裔朋友。他们对中美关系的改善、促进和发展，对祖国统一事业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他们迫切希望了解新中国，了解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情况，了解人民的生活。他们迫切想亲自去中国看看。黄瑞我女士及其丈夫沈己尧教授就是1973年到中国探亲访友的很早的一批。他们带着对五千年华夏文化的崇敬心情，带着对乡音故土的眷恋来到中国，瑞我说：“生长在海外的我，亲眼看到解放后的中国妇女，朴素大方、勤劳耐劳；中国河山壮丽，地大物博，不禁激动和自豪起来。”这种对祖国印象的简单概括，是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对解放后中国大陆取得的翻天覆地变化的最朴素的感情。这种感情引发了瑞我女士的第一篇文章：“回国与思亲”，那是她真诚的流露，她思想的升华。此后，在她访问所到之处，都作了日记，并形成文章发表。瑞我女士的热情、坦率以及他那不断进取精神都可在这本书里找到。这本书汇集了她对中国的爱，对亲人和朋友的祝福，对后人的冀望。

我热忱地祝贺这本书的出版，并预祝它成功。

葛 绮 云

一九九六年五月于北京

自序（一）

这是二十年来我在美国所闻所见和所思的一些记录。

记得六十年代初，我初到美国时，喜欢打扮，逛街买东西，把做衣服，织毛线，看电视，认为是人生乐事。表面看来我是快乐的人，但内心的空虚和寂寞有谁知道？

自七十年代的“保钓运动”，我与夫婿参加后，常与朋友们每周末聚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做宣传祖国文化等活动。我对读书看报，对社会问题也感到兴趣了。

尼克逊打开中国大门后，一九七三年，我跟随夫婿首次踏上了中国土地。生长在海外的我，亲眼看到解放后的中国妇女，朴素大方，勤劳耐劳；中国河山壮丽，地大物博，不禁激动和自豪起来。

回美后，抱着一股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心情，大胆地写了“回国与思亲”一文。现在想起来那篇散文实在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没想到纽约《华侨日报》把它刊出，旧金山《时代报》也予转载，给我很大的鼓舞。

从此，在周围朋友的鼓励下，还有我夫婿耐心地从旁指导下，不断鞭策自己，天天写日记，痛苦地学习。看到自己写作刊出时，那种感受是金钱买不到的。尤其是得到读者共鸣时候，更有一种难有的满足和自信感。到今天我断续写作已有二十多年了。

这集子里的文章曾经纽约《华侨日报》，旧金山《时代报》，华盛顿《华府新闻报》，《中华文萃》，香港《华人》月刊，及纽约《侨报》等

处先后刊载。

在此,我要感谢前驻美大使韩叙夫人葛绮云女士百忙中为本书写序;感谢现驻美大使馆文化处李刚公使为本书提供宝贵意见;并感谢李文宪先生为本书刊出付了不少精神和时间。顺此,我也要感谢我的夫婿。没有他经常的鼓励、批评和改正,这些短文和本书是不可能问世的。

最后,愿先辈们有以教我,愿读者们多所包涵。

黄瑞我

美国国家农业图书馆

一九九六年春

自 序 （二）

《美国生活拾零》1996年自行刊出送赠友好后，得到不少赞赏和好评，这是作者未曾料到的事情。

现在再把近二年的新六篇加上去，正式出版，希望与较多读者见面，这也是一些友好的期许。

除了个别错字改正外，本版未作任何修改。最后，要特别感谢工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不然，这次出版不可能快速而顺利进行的。

黄瑞我

1998年夏于华盛顿

INTRODUCTION

I don't consider myself a writer, but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I have written more than eighty article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Most of the articles came from what I saw, heard, or thought in daily life in the states where I have spent most of my life.

It wasn't easy for me to start writing articles because I was brought up in a business family. I used to dress up in the most up-to-date fashion and looked nice wherever I went. I always tried to appear as happy as I could. However, when I grew up, I felt something missing in my life. I asked myself, "Am I content with that kind of life? What is my goal?"

Then, in the 70's, after President Nixon opened the door to mainland China, I had the chance to visit my parent's homeland. Every year or two I went to China with my husband, who gave lectures there. Every time when I came back from China, I had a feeling of fulfillment. The more I went, the more I realized how the Eastern culture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Therefore, I started to do some soul searching. I jotted into my diary everything I saw and felt. I spent more time reading than ever before, in order to refresh my mind and to write my feelings on paper.

My first article was sent to China Daily News, New York City. To my surprise, it was published a few weeks later. Seeing those square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my own name printed neat-

ly and nicely on that paper ,I experienced the happiest moment in my life.

Since writing articles has become my pastime in addition to my daily full-time job ,I take advantage of my social contacts and working environments to experience people of different races,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family values, etc. I don't want to spend all of my time any more only with shopping, sewing, and other domestic things. I find no other enjoyment that can compare with seeing my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newspapers and attaining some recognition.

I am indebted to my beloved husband ,I-yao Shen, who has given me his strength and support to keep my writing for many, many years. Without his encouragement ,criticism, and editing my drafts over and over again, this book would not have been published today.

This book commemorates our 34th wedding anniversary. It also expresses my appreciation to those who gave me their constant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which makes all of this possible.

Verna Shen (Huang Rui-Wo)
National Agricultural Library
10301 Baltimore Blvd. ,
Beltsville, MD. U. S. A. 20705
November, 6, 1996

目 录

葛绮云女士序.....	(1)
自序 (一).....	(4)
自序 (二).....	(6)
反印尼排华暴行侧记 (1998).....	(1)
西藏七天,终生难忘 (1998)	(3)
亲情无边 (1998).....	(9)
粤闽所见,景色撩人 (1997).....	(11)
从“忘年庆生会”想起 (1997)	(17)
电子邮件与我 (1996)	(19)
黄山到承德,旧貌现新颜 (1996).....	(22)
点滴的回忆,永恒的怀念! (1996).....	(27)
时代列车在前进 (1995)	(31)
小明留美的启示 (1995)	(34)
三个故乡的巡礼 (1994)	(36)
美国华人第二代的婚姻抉择 (1994)	(42)
执着还是放任好? (1993)	(44)
来去无踪的燕子 (1993)	(47)
迷失与回归 (1993)	(49)
我们都是一家人 (1992)	(52)
青春之恋 (1992)	(57)
华侨教育家:百岁老人张国基 (1992).....	(60)
落矶山览胜 (1990)	(63)
金山行 (1989)	(69)

赵丽莲,令人难忘的一位老师 (1989).....	(73)
新年许愿 (1989)	(76)
“琼瑶热”与台峡两岸的认同 (1988)	(77)
都是炎黄子孙 (1988)	(82)
美国华人家庭问题试剖 (1988)	(86)
从“都江堰”到“三峡” (1987)	(88)
可爱的小马可 (1987)	(96)
山东散记 (1986)	(99)
中华文化的花果 (1986).....	(105)
“他好健康,又没架子” (1985)	(109)
中国才是我的故乡 (1985).....	(112)
我所认识的王丹凤 (1985).....	(115)
班讯 (1985).....	(119)
大姊,安息吧! (1984)	(121)
梅开二度 (1984).....	(123)
诀别之旅 (1984).....	(125)
陈伯母的晚年 (1983).....	(129)
风雨之夜 (1983).....	(132)
我上路的伙伴 (1983).....	(134)
“神秘王国”之行 (1983).....	(136)
他乡为父难 (1982).....	(139)
南国红豆 (1982).....	(141)
针疗头痛记 (1982).....	(143)
“松花江上”的涟漪 (1982).....	(145)
不平凡的明星:白杨 (1981)	(147)
逆旅 (1981).....	(149)
车子与执照 (1981).....	(153)
东风吹 (1981).....	(155)

他乡遇故知 (1981).....	(159)
小文与我 (1980).....	(163)
运动一得 (1980).....	(165)
两窝竹树 (1980).....	(168)
流光下的情怀 (1980).....	(171)
往事如烟 (1980).....	(174)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980).....	(177)
走出樊笼求解放 (1979).....	(181)
纽约假期 (1979).....	(184)
布鞋与时装 (1979).....	(187)
雪的启示 (1979).....	(189)
青春常驻 (1979).....	(191)
初生之犊不怕虎 (1978).....	(195)
天堂的追求 (1978).....	(197)
胖詹美不可貌相 (1978).....	(200)
何家的美国生活 (1978).....	(203)
舅父自远方来 (1978).....	(207)
一个打字员的自述 (1978).....	(210)
北京亲人的心底话 (1978).....	(213)
春暖母亲节 (1978).....	(215)
从妇女节谈起 (1978).....	(217)
马年迎接中美友谊 (1978).....	(220)
雪的教育 (1978).....	(222)
一位难忘的外国长者 (1978).....	(224)
谈谈我学太极拳的经验 (1977).....	(228)
侨生琐忆:台大外文系 (1977)	(232)
附:美国民主简说 沈己尧著	(236)

反印尼排华暴行侧记

(1998)

5月中有组织地强奸数以百计华裔妇女的印尼暴行，已经引起全球华人的声讨。世界华人已经团结起来，以文字、行动或通过际网络向联合国及世界人权机构进行控告。

生长在印尼的我虽然从未在苏哈托统治下生活过，但在那里我还有不少亲友及无数的侨胞受到长期的歧视和压迫，怎不让我痛心担忧呢？由于准备再回祖国一行，无法到美国中西部去参加游行队伍，我感到遗憾。

当我抵达台北后的第三天，听到由一些单位组成的团体在8月3日前往印尼在台的商会及台北处游行抗议，我立即抓住这难得的机会，表示一下我心中的痛恨。

台北的夏天是炎热的，一出门便汗流浹背。但我顾不了这些。那天一早，我准时到达会场，看到在台湾的一群印尼华侨及其他民众手里拿着反对印尼政府排华暴行的旗子，穿着沾有红血似的白衣服，并闻到一股刺鼻的香烟，心里一阵悲痛，恍如置身在印尼5月暴行中。另一侧，在印尼国旗前，放着生鸡蛋，不觉怒气填胸，就把一个个蛋向那旗子丢过去，然后我跪下，烧了准备好的香，眼泪直流。

主持人要我上台代表海外华人说几句话，我毫不考虑地拿了

广播器，高声痛斥这惨无人道的印尼反华暴行。我说，“华人对印尼的贡献是巨大的，印尼暴徒掠夺及捣毁华人财产，屠杀华人，强奸华人妇女是非法、野蛮、反人权的罪行。印尼政府必须向印尼华人道歉，赔偿华人财产，还回华人的尊严。”

我忘了自己，只听到周围掌声如雷，高呼表示赞同。我眼泪干了，但心如刀挖似的痛苦。

当代表人向印尼官员递交备忘录时，已有一大堆群众包围他们，也有警察维持秩序。我冲出人群，面对印尼官员用印尼语斥问：“假如华人强暴你们印尼原住民妇女，你们有何感想？”他们才应了一声：“我们知道，我们知道。”

两天后，我离开台北时，在机场无意中看见一位满面愁容、皮肤棕色的年轻人，独自坐在角范，穿着一件有“Indonesia”字的外套。那字句又引起我的愤怒和好奇。冷静思考一番后，我走过去用英语和他交谈，但他以印尼话回答说：“我是印尼人，来台前曾和一位台商签了三年在台北工作的合同，但我昨晚在机场等了一个晚上，至今未见人来接我，语言不通的我不知所措，请你帮忙。”于是他取出接机人姓名、地址、电话给我看。

出于同情心，我立即代他向机场保安人员报导他的处境。他感激地向我说了一声“谢谢”。我说：“我想你在印尼一定碰到反华人事件吧！”他惭愧地说：“我不过是普通老百姓，这5月暴徒所为是来自有枪杆有组织的军人。”

和他告别后，我回想我在印尼时所接触的印尼人民，大多数确是友好的。最后，我希望哈比比总统进行公正彻底的调查，印尼华人主动争取应有的公民权利。

西藏七天，终生难忘

(1998)

二十多年来，我跟随夫婿沈己尧教授到中国走了不少地方，但我从没有去西藏的念头。今秋他又要到成都、武汉、广州等地讲学；因为成都是到西藏的孔道，他说这次不能再错过去西藏的机会，坚持非去不可了。

最初我不同意去西藏。原因是怕高原反应，身体受不了。后请家庭医生检查，他说我们没有高血压，心脏也没有毛病；并开玩笑说：“身体上不用担心，只是政治上我无法保证。”我说：“恰巧相反，我们只怕身体受不了，而不担心政治问题”。他还写了一封身体合格的证明书给我们。

后来，我想起几年前曾收到一本小册子叫《梅州文献汇编：第一集》其中有关黄慕松写的“西藏日记”。里面记载他一九三四年曾代表当时中央政府去过西藏主持达赖喇嘛十三世的册封致祭大典。那时他为中央大员万里筹办的第一人。黄慕松是卅年代广东省政府主席，是我的堂伯父，我们称他“海伯”。我想到这件事，也觉得值得去西藏一趟了。

九月中，我们便由华盛顿出发经香港到广州再飞成都。由成都再飞西藏。

成都机场，坐满了由各地来的，包括一些欧美来的旅客。当我

看到那些拿着手杖，满怀兴奋的老年人，给我不少鼓舞，我安心多了。

赴西藏的班机早上起飞，我们跟着人群排队进去。上机后，我让夫婿靠窗坐下，以便拍照。我则闭眼养神。不一会旅客们嚷着：“啊！美丽的雪山”。我睁开眼睛，了望那巍峨的雪山屹立在地球之巅，心想快到“世界屋脊”了。机下满山白雪像万顷波涛，顿觉心旷神怡。飞行一小时四十分后便抵达西藏贡嘎机场了。

一下机，即感到高原反应：头胀，头晕，胃闷，恶心等症状，整个身体感到轻飘飘的，真难受。无力的取出行李，拖到机场外，看到迎接我们的年青导游手持着我们名字的牌子。他很有礼貌地把行李接过去；一部越野吉普车已等着我们了。

导游和司机先作自我介绍。他们都是汉人，叫小赵及小胡，都已在西藏定居十多年了。小赵告诉我们到西藏先应注意的一些事项：头一两天最好不要洗头、洗澡，用暖水擦擦身体就可以了；衣服不要随便脱，免受凉，受了感冒会转为肺炎，不好办；多喝水，不要喝茶、咖啡或酒，更不要抽烟；走路放慢，少爬楼梯，不要激动；卧室窗子不要关，因为缺氧的关系。

由机场到拉萨市，有一小时多车程。道路依山傍水，峰峦重叠，岸平水静，阳光灿烂，远望白雪山峦一片，好似一幅美丽的图画。

到了拉萨，进假日旅店。休息了一会，便到楼下餐厅吃午饭。大餐厅里摆好各式各样的中西菜色，应有尽有。可惜没有胃口，只好勉强尝几口。

拉萨假日旅店是西方旅店。旅店供有免费氧气袋，因空气稀薄，虽昼夜温差大，窗户也要常开。半夜数次醒来，烦躁不安。感到度日如年，恨不得飞回成都平原去。

拉萨——藏语意思是“圣地”或“佛地”，是西藏自治区的首府。拉萨位于雅鲁藏布江支流拉萨河北岸，海拔三千六百五十米，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古城。长期以来拉萨就是西藏的政治、经济、交